

THE

DEVIL'S

CUP

走遍 $\frac{3}{4}$ 个世界 | 啜饮2920公升咖啡
探索咖啡浪漫史的奇妙旅程

「美」斯图尔德·李·艾伦 Stewart Lee Allen

著

简瑞宏

译

咖啡瘾史

一场穿越800年的
咖啡冒险

ETHIOPIA

EUROPE

A HISTORY

OF THE
WORLD
ACCORDING

— TO —

COFFEE

THE DEVIL'S CUP

HISTORY OF
WORLD ACCORDING
COFFEE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美] 斯图尔德·李·艾伦

著

简瑞宏

译

THE DEVIL'S CUP

A HISTORY OF
THE WORLD ACCORDING
TO COFFEE

Stewart Lee Allen

咖啡癮史

一场穿越800年的咖啡冒险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咖啡瘾史：一场穿越800年的咖啡冒险/ (美) 斯图尔德·李·艾伦著；简瑞宏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8

ISBN 978-7-218-12779-8

I. ①咖… II. ①斯… ②简… III. ①咖啡—文化—世界 IV. ①TS97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91278号

The Devil's Cup: A History of the World According to Coffee by Stewart Lee Allen

Copyright © 1999 by Stewart Lee Allen

By agreement with Felicia Eth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Through Inbooker Cult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Co., Ltd.

本书中文译稿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同意经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KAFEI YINSHI: YICHANG CHUANYUE 800 NIAN DE KAFEI MAOXIAN

咖啡瘾史：一场穿越800年的咖啡冒险

[美]斯图尔德·李·艾伦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肖风华

责任编辑：郑薇

装帧设计：友间文化

责任技编：周杰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真：(020) 83780199

网址：<http://www.gdpph.com>

印刷：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9 字数：150千

版次：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5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020) 83781421

推荐序一 小小咖啡豆，魔力无边

这是一本寓教于乐，探索咖啡趣史的壮游记，作者斯图尔德·李·艾伦是重度咖啡嗜者，也是一名多才多艺的作家兼咖啡冒险家。

19 世纪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将西方文明的启蒙归功于欧洲从烂醉如泥的酒鬼国度成功转型为喝咖啡的理性社会：“文艺复兴抒发的新思潮，部分归因于一件足以养成新生活习惯，甚至改变民众气质的大事件，那就是咖啡的出现。”作者为了证实此论点，不惜自掏腰包，上穷碧落下黄泉，从香醇的源头——阿拉比卡的原生地埃塞俄比亚起程，走访 3/4 个世界，探索咖啡真理。

有文献记载的世界咖啡史，滥觞于 15 世纪的阿拉伯世界，距今不过短短七八百年，却也波澜壮阔，血泪斑斑，堪称一部欧洲列强侵略史。而阿拉比卡咖啡树的传播路径，从旧世界的埃塞俄比亚和也门，传播到新世界的印度、印尼和拉丁美洲，恰好与殖民帝国的扩张足迹不谋而合，直到 1714~1720 年以后，荷兰人和法国海军军官德·克利才将咖啡树引进加勒比海诸岛与中南美洲，一举打破伊斯兰教世界（也门与奥斯曼帝国）垄断咖啡产销数百年的局面。

换句话说，目前阿拉比卡产量最大的中南美洲，在 18 世纪初叶以前，并没有半株咖啡树。荷兰、法国、葡萄牙等殖民帝国洞悉了咖啡黑金的庞大商机，在扩张属地的同时，也引进非洲黑

奴到亚洲和拉丁美洲种咖啡，堪称无本生意——因为土地与苦力全是武力掠夺而来。但咖啡因与咖啡馆确实有助于欧洲人开智与排便，摆脱酗酒、便秘的生活形态。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志士在攻陷巴士底狱前，就是在咖啡馆誓师，而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军事家拿破仑、作曲家贝多芬等历史名人，也都是咖啡因的受益者。

作者寻找咖啡真理的壮游，大致也是依循此路线寻秘探险。虽然15世纪以前是咖啡的“史前时代”，并无文献可考，但据史学家考证，最早的咖啡不是喝的，而是通过嚼食咖啡果子与叶片，获取提神物。居住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卡法（Kaffa）森林的奥罗摩族（Oromo，俗称盖拉族）是最早利用咖啡因的勇士，有嚼食咖啡果提神的习惯。他们甚至将咖啡果捣碎，混以油脂，揉成圆球，是征战或打家劫舍前必吃的“铁粮”。

卡法森林随处可见野生咖啡，不但是阿拉比卡原产区，也是咖啡基因庞杂度最高的地区，因此语言学家认为“咖啡”的语音源自卡法。但另有学者认为咖啡语音源自阿拉伯语“美酒”（qahwa），这两字的读音近似咖啡。

作者也来到埃塞俄比亚东部古城哈拉进行考察。这里盛产“长身豆”，也是阿拉比卡传进也门的跳板。原来奥罗摩族人与其他部族战争失利被俘后，被辗转从哈拉古城运到也门做奴隶，进而将随身的提神圣品咖啡果子带到阿拉伯半岛，点燃了咖啡浪漫史。

有趣的是，作者发现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古音不是“Kaffa”，更不是“qahwa”，而是“布纳”（buna），“咖啡是我们的面包”，埃塞俄比亚语音为：“Bunadabo naw”。万万没想到，咖啡原产地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发音，竟会和学者所界定的字源不同，又为浪漫咖啡史增添一页趣闻。另外，法国19世纪诗坛神童兰波

弃文从商，远赴哈拉买卖咖啡，作者也亲访兰波的哈拉故居。由于发音问题，他误以为当地人要带他去看“兰博”电影，令人莞尔。

咖啡从旧世界传入新世界的过程，充满了尔虞我诈，美人计、美男计，无所不用其极。“催生公”德·克利的汪洋历险记太传奇了，作者怀疑是否真有此号人物，亲自杀到法国西北部的迪普尔（Dieppe），居然找到了德·克利的曾曾曾……孙女凯萨琳·伯内·科泰勒，证实德·克利当年以美人计智取凡尔赛宫暖房里的咖啡幼苗，千里迢迢护送到加勒比海马丁尼克岛的事迹，千真万确。

作者也来到维也纳，探索 1683 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王穆拉德四世（Murad IV）攻打维也纳的传奇故事。当年乔装出城，顺利打探土耳其军情的间谍法兰兹·哥辛斯基（Franz Kolschitzky）为维也纳立下大功，但他不要金钱奖赏，只要土耳其军队留下的咖啡豆，并开设蓝瓶之屋咖啡馆，发明了过滤式咖啡加牛奶的新喝法，点燃了欧陆咖啡的热潮，不同于伊斯兰教徒喝咖啡不过滤、不添奶的传统味道。后人尊奉哥辛斯基为拿铁和卡布奇诺的先驱。

最后，作者回到美国，探讨南北战争中联邦政府的北军最后获胜的重要原因，竟然是北军掌控各大港口，以提神的咖啡为军粮，让士兵作战更卖力，一举击溃无咖啡可喝的南军！作者更指出，咖啡因从第一次大战以来就是美国国防部的秘密武器。

有文字记载的咖啡历史虽只有短短几百年，但小小咖啡豆，魔力无边，让世人为之疯狂，更衍生出许多奇风异俗，值得玩味。多了咖啡趣史调味的咖啡，喝来千香万味，更为甜美！

韩怀宗

“咖啡学系列”作者

推荐序二 一场追寻咖啡的冒险之旅

每一杯咖啡背后，都存在着 9999 个动人的故事，每个故事都让我们喝到的赤赭之水更显芳醇。《咖啡瘾史》这本书，引人入胜地带领我们找回了失落的历史桥段。

作者斯图尔德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咖啡探险家，为了穷究一杯咖啡的历史演化，亲身寻觅，造访咖啡流传的路径，这对所有的咖啡人来说都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他就像帮助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小梦想，将他路途中的艰辛与收获点点滴滴地分享给爱好咖啡的人。

从非洲到亚洲，再到欧洲和北美，斯图尔德坐着火车、帆船、人力车，或者骑着骡子，穿越边界禁地与危险区域，参与使用咖啡的传统仪式，经过昔日奴隶走过的路线。在伊斯坦布尔小巷，在维也纳、伦敦与巴黎咖啡馆，都有他的足迹。在异国不同地方的亲身见证，让这场旅行充满了奇趣、冒险和刺激。就像我曾经在非洲布隆迪担任卓越杯评委，当时遇到该国政治动乱，机枪流弹就在我们的杯测场外扫射。以后每每品尝美味的布隆迪咖啡时，我都会回忆起这件往事，颇具别样心情。

在旅途中，斯图尔德从无数相关的人和地点那里，挖掘出了咖啡背后隐藏着的历史碎片，让沉没在时间中的真实片段一一复活，仿佛触手可及。读着书中的文字，似乎喝咖啡时都会想起苏非派的旋转舞画面，或是维也纳公主带给法国的新月型面包——可颂，让所有吃着它的人，不知不觉地成了讽刺土耳其惨败历史

的见证人。

让我更喜欢的，是书中提到的一些奇闻轶事。每天都喝咖啡的我们不会知道，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代，妇女的丈夫如果提供的咖啡豆不够多，她是可以提出跟他离婚的。我们更不会知道，埃及和土耳其都会将龙涎香加入咖啡，以起到催情作用。具体的做法是：“先将一克拉龙涎香放在咖啡壶里，然后放在火炉上融化，再用另一个咖啡壶煮咖啡。要喝的人可以放一些在咖啡杯里，再将煮好的咖啡冲进去。”斯图尔德更在书中介绍了一些对咖啡的新鲜看法，比如作者在和德国《南德日报》总编辑乔菲讨论咖啡的社会文化意义时，乔菲说到：“不好的咖啡就等于扩张主义、帝国主义与战争；好的咖啡则象征文明、反战主义与懒散。”让人从另一个角度更新了对咖啡的认知。

我也曾经如同斯图尔德一样，走访云南、印尼、非洲和中南美洲各国咖啡产地。对所有热爱咖啡的人来说，不会畏惧穷乡僻壤，只为了追寻到美味的咖啡，让受到创造力局限的人们解放想象力，让生活贫困的咖农们能够有安居乐业时刻，更让咖啡带给人们勇气，改变自己的生命。所以读到这本书，让我有了强烈的共鸣。

在众多关于咖啡的书里，《咖啡瘾史》的视角最为独特。我推荐这本书给所有喜爱咖啡的人，深入了解这些故事和历史，让我们的咖啡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江承哲

折石咖啡创办人，首届世界咖啡烘焙大赛亚军，

国际咖啡评委

导言 第一杯咖啡

煮咖啡像在制作一件艺术品，所以也要以艺术的形式品尝。

——阿卜杜·卡迪尔（Abd el Kader），16 世纪

奈洛比，肯尼亚，1988 年

“埃塞俄比亚最棒了！”比尔的眼睛为之一亮。

“非洲的佳肴当然非埃塞俄比亚莫属了，而埃塞俄比亚的女孩更不必说了……”

“不要再提那些女孩了！”我说。

比尔是伦敦的铅管工人，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他最大的兴趣就是赶快为我找女友。他很积极，却没有原则。上回因他的关系，我还得想办法赶走一位体型大我两倍的肯尼亚性工作者，当时她不断叫嚷：“我已准备迎接你的爱情了！”

“不准再帮我凑合了！”我一再重申。想起上次的惨痛经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你不用再费心了。”

“你又不一定要真的跟她们在一起，”他对我使个眼色，“但我想你会的。”

“我打包票，绝对不会。”

“还有他们的布纳¹，哇！他们的‘布纳’是全世界最高级的！”

“布纳？是什么东西？”

“就是咖啡呀！”他回答，“产自埃塞俄比亚呀！”



我们决定到埃塞俄比亚吃午餐。肯尼亚北部的公路几乎看不到公交车，我们只好搭便车。幸运地，我们搭上了一辆载满汽水的塔塔卡车。一路上映入眼帘的是荒凉的景象，约 20 小时的路程只见被烈日烤得焦黑的石头和一大片枯萎杂草，唯一可见的文明遗迹是一辆被子弹射穿的报废公交车。

我们不担心抢匪，因为车上有两位手持武器的卫兵。约七小时车程后，我们看到早上没能搭上的一辆卡车。可能是因为道路颠簸不平，卡车的车轴断裂，造成了车祸，车身断成两截，司机与半数乘客丧命。逃过一劫的生还者，是身穿传统红袍、身高超过七英尺的马赛武士。这些武士的耳垂因穿耳洞而拉得很长，他们每个人都在哭泣，激动地向天空挥舞长矛，因为有个同伴惨死在一堆破碎的百事可乐瓶罐之下。

我们抵达埃塞俄比亚之后，边境却不通了。在边境看守的唯一的卫兵很和善，却坚持不让我们通过边境——依规定，外国人不准进入埃塞俄比亚境内。比尔向他解释，我们并不是要进入埃塞俄比亚境内，只是想探访莫亚莱（Moyale）的小村庄，这村子刚好有半边位于埃塞俄比亚境内。

¹ 布纳，是埃塞俄比亚语的咖啡古音，原产于西南部的卡法森林。

“应该没违法吧！”比尔向卫兵据理力争。

卫兵想了一下回答：“没错，外国人确实可以在白天到莫亚莱观光。”但他又摇摇头说，“可是星期日不行！”他提醒我们，埃塞俄比亚是基督教国家。

比尔不想放弃，又问：“莫亚莱有没有埃塞俄比亚旅客接待所呢？”

“当然有，”卫兵回答，“你们想去吗？”

“啊——呜——”比尔用埃塞俄比亚的语气音，慎重地向卫兵表示非常想去。

“那没问题，”卫兵说，“你只要往前一直走，然后左转就到了。”

政府经营的旅馆收费很高，我们找了当地的小旅馆——应该说是用泥巴涂地板、以干草为屋顶的小木屋。但是餐厅的料理确实美味，有奶油辣鸡煲、发酵过的薄饼与蜜酒。餐后当然是一杯香浓的咖啡。

当欧洲人早餐还在喝啤酒时，埃塞俄比亚人已经在喝咖啡了。几百年前，埃塞俄比亚已有分享咖啡的仪式。他们把青绿的咖啡豆放在桌上用火烤，主人会将还在冒烟的咖啡豆传给在场人士，让大家分享浓烈的咖啡香味，并以祝福或歌唱的方式颂扬友情，然后在灰泥上用石头将咖啡豆磨成粉末，煮成咖啡。

这一天，旅馆女主人以这种分享仪式煮咖啡请我们喝。之前我曾看过这种煮咖啡的方式，但从没有像这次这样让人回味无穷。女主人是典型的埃塞俄比亚村妇，身材匀称、优雅且美艳动人。她身穿橘紫色相间的围裙，在微暗而罗曼蒂克的小屋，将有姜汁和草香味的鲜浓咖啡倒进没有手把的小型陶制咖啡杯，风味

绝佳。

整个仪式有时会花一个钟头，依据这个仪式的不成文规定，每个人都必须喝三杯咖啡，因为一、二、三代表友谊。很可惜，女主人的咖啡豆只够我们各煮一杯。“明天再来！”她对我们说，明天一定会有更多的咖啡豆。眼看傍晚戒严时刻就快到了，我们只得尽快赶回肯尼亚边境。

但第二天，站岗的卫兵怎么说也不让我们回埃塞俄比亚了。我们在边境僵持了好几个小时，无论讲理或贿赂，都无法动摇卫兵的决定。于是我们始终得不到承诺的第二杯咖啡。

接下来的十年，埃塞俄比亚政府垮台，无数百姓因饥荒丧命，内战连连导致国家瓦解分裂。这段时期，我的人生也是一片混乱。我待过四大洲的 11 个城市，也曾一年内搬过五次家。我之所以能忍受这种波折，是因为相信自己会在 35 岁放下一切，恢复我的浪迹生涯。

那是一条不归路，也像我们所常说的“出去散散心”。其实这也是被动式的寻死吧！如果我是佛教徒，或许会说是期待“忘我”的境界。随便怎么说吧！尽管如此，我却不小心陷入情网，竟然跑到澳洲结婚（又是另一种找死的方法），这场婚姻也证实了我的愚蠢。在这里不多做解释了，反正结果是我被送到了特蕾莎修女在印度加尔各答创立的病患收容所。



我认为加尔各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如果问我为什么，我会说，那是无法忍受的痛苦、傲慢、慈悲、聪慧以及贪婪混合在一起的城市，而且 24 小时不断地发生在你眼前。

有一次，我坐公交车时目睹车外一位女士因为饥饿而不支倒地，当时对街有群孩子欢天喜地地玩着槌球，没有人注意到她；在这之前，我还看到不远处有位女士脖子以下浸泡在泥池里，对着太阳诚心祷告。此外，这个城市也是藏书家的天堂。我就是在这里无数的书摊中找到了一份很奇特的手稿，印在上头的文字已难辨识，写法像是古老的次大陆式英文。我不晓得书名是什么，因为书皮早已朽烂。我想，一定是半疯癫的印度激昂论著，分析西方的营养不均衡是如何导致极度活跃的破坏地球的反社会人士诞生。

书中的文字都在痛批肉食者（印度人是素食者）和屠牛者（因为对印度人来说，牛是神圣的动物）。书中有一句话令我叹息：“来自非洲的邪恶黑豆。”它的大意是：

我想请问读者，那些黑皮肤的野蛮人在祭神的动物牺牲前吃下咖啡豆，你们不觉得很古怪吗？其实只要比较一下爱喝咖啡的西方暴力民族和爱饮茶的东方和平族群，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苦涩的咖啡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害处，甚至是致命的影响。

在加州有许多人和印度人一样，相信吃什么样的食物就会长成什么样的人。但令我吃惊的是，我在越南找到一本法文书籍，那本书里有一段对比强烈的描述，书名叫作《我的札记》（*Mon Journal*），作者是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他是社会评论家兼历史学家。书中，他将西方社会的文明启蒙归因于欧洲人喝咖啡，他说：“文艺复兴抒发的新思潮，部分归因于一件足以



儒勒·米什莱

养成新生活习惯，甚至改变民众气质的大事件，那就是咖啡的出现。”

我不禁想：真不愧是法式作风，将西方文明的诞生归功于一杯浓缩咖啡。但米什莱的见解与现代科学确实有相同之处，也就是某些食物确实曾经默默影响着历史的变化。有研究人种心理学的专家最近发表论文指出：某些特定的蘑菇或蕈类确实有改变脑部功能的成分，还有许多报道显示，玛雅人描述的“祭祀用美洲虎”，实际上就是祭司在准备迷幻药时所使用的青蛙。最近的研究发现，埃及法老的神圣紫罗兰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它有毒（有使人迷幻的作用）。这些食物都是让人上瘾的麻药，而咖啡就是其中一种。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咖啡上瘾者。或许真的给米什莱说中了。欧洲人到底是从什么时期开始喝咖啡的？咖啡代替了什么饮料？这我一概不知。

为了解开这个谜，我探索了全世界 3/4 的土地，全程近两万里。我坐火车、帆船、人力车、货船或骑骡子。然而，我在写作本书时还不知该如何解释这些记录。有时，我觉得这些只不过是受咖啡因影响的瘾君子乱写的东西；其他时候，它又像是可信度很高的研究。当时我知道，如果要证实米什莱提出的论点，就必须到 2000 年前发现咖啡的所在地，到那个我等十年才可以回去的国家。

我想，现在该是回埃塞俄比亚喝第二杯咖啡的时候了。

目录

导言 第一杯咖啡 - I

01 埃塞俄比亚的咖啡源头 - 1
A SEASON IN HELL

02 咖啡的祈祷 - 19
ETHIOPIAN PRAYER

03 也门的古老咖啡港 - 35
SAILING TO AL-MAKKHA

04 咖啡与卡特草 - 51
AN EVIL SISTER

05 也门咖啡 - 67
JAVA

06 咖啡在印度 - 75
MONKEY DROPPINGS

07 守信用的骗子 - 89
MOTHER CALCUTTA

08 土耳其咖啡帝国 - 101
THE MAN IN THE RED HAT

09 战争与咖啡的传播 - 121
WAR

10 欧洲革命运动的推手 - 141
THE REVOLUTION

11 巴黎咖啡馆 - 161
PARIS

12 咖啡与新世界的相遇 - 179
THE SULTAN'S EARACHE

13 航向巴西圣多斯 - 191
AT SEA